

贫者因书而富

富者因书而贵

书商

Book Businessman

揭秘“2渠道”

周新京 / 著

一纸“纪实”，将一切能够勾起人们好奇心理的东西，铺天盖地般地抛向市场。香港“出版商”黄伟书得淘金，与掀起纪实文学热浪的一男“书商”蒋逸群一部名为《五大奇人》的书稿达成协议，却与俨然有“二渠道”风范的情夫吴一敏反目。如花似玉的萧玉梅，饭桌上一条“五柳活鱼”钓到了大世界图书城总经理徐志伦的六十万元。黄伟书大胆讲述自己的经历，由“枪手”写成《红尘一梦》。在她的引荐下，萧玉梅的男友杨亚屏进入“惊界状态”……

大世界图书城总经理助理楚薇禁不住弟弟楚斌和前男友谭雄的软磨硬泡，将萧玉梅“钓”到的六十万元借给他们“玩一个星期的股票”结果股票跌成废纸。楚薇意识到，在商业活动中，一分的幸情往往要带来十分的失误。萧若空谷幽兰的薛月月度建忘食地为萧雄雄翻译《魔鬼之门》，却为自己打开一扇真正的“魔鬼之门”。情夫吴一敏看到译稿，在利益与情欲的双重驱使下，人性沦落，竟将楚薇逼，萧雄雄为了“挽救”楚薇，卖掉了薛月月不异牺牲自己的肉体为他保住的书稿。薛月月肝肠寸断……

伦的六十万元。黄伟书大胆讲述自己的经历，由“枪手”写成《红尘一梦》。在她的引荐下，萧玉梅的男友杨亚屏进入“惊界状态”……

大世界图书城总经理助理楚薇禁不住弟弟楚斌和前男友谭雄的软磨硬泡，将萧玉梅“钓”到的六十万元借给他们“玩一个星期的股票”结果股票跌成废纸。楚薇意识到，在商业活动中，一分的幸情往往要带来十分的失误。萧若空谷幽兰的薛月月度建忘食地为萧雄雄翻译《魔鬼之门》，却为自己打开一扇真正的“魔鬼之门”。情夫吴一敏看到译稿，在利益与情欲的双重驱使下，人性沦落，竟将楚薇逼，萧雄雄为了“挽救”楚薇，卖掉了薛月月不异牺牲自己的肉体为他保住的书稿。薛月月肝肠寸断……

大世界图书城总经理助理楚薇禁不住弟弟楚斌和前男友谭雄的软磨硬泡，将萧玉梅“钓”到的六十万元借给他们“玩一个星期的股票”结果股票跌成废纸。楚薇意识到，在商业活动中，一分的幸情往往要带来十分的失误。萧若空谷幽兰的薛月月度建忘食地为萧雄雄翻译《魔鬼之门》，却为自己打开一扇真正的“魔鬼之门”。情夫吴一敏看到译稿，在利益与情欲的双重驱使下，人性沦落，竟将楚薇逼，萧雄雄为了“挽救”楚薇，卖掉了薛月月不异牺牲自己的肉体为他保住的书稿。薛月月肝肠寸断……

时代文艺出版社

揭秘“2渠道”

书商

Book Businessm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商/周新京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9

ISBN 7-5387-1582-7

I. 书...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690 号

书商

作 者:周新京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邢爱光

装帧设计:金子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82-7/I·1516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吴一敏有一句名言：“世界上第一赚钱的是毒品，第二赚钱的是图书。”

那年，黄萍十八，他二十，骨子里，似乎有一股燃烧着的火。

萧维维在新闻界绝对是个人物，京华日报“周末热门”副刊赫赫有名的主笔。

妹妹要使“美人计”，最古老的也是最有效的计谋。

楚薇在发行界也算“腕儿”，居然从未听说过吴一敏之名。

好好的一出戏，没料到薛月月中途“倒戈”。

“五大奇人”的前四位，已经上了桌面。

一疙瘩一块的，个个都是神医圣手，树上挂的那些锦旗，看得人眼晕。

管它什么魂呢，鬼魂也行呀，算不算思维的一种。

哟，直呼其名，全须全眼，连小姐都不叫了，干吗那么紧张。

第二章..... (32)

她在香港二十年，还没听到过崇尚小乳的时尚。

在床上，吴一敏简直就是一个魔鬼，令她欲死欲仙。

淡淡的森林香型，午夜时分，这是最浪漫的一种香氛。

长夜孤寂，面对这样一个魅力十足的成熟女人，萧维维感到心旌

飘荡。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她怎么就没长这个心眼呢。

徐志伦最自信的是轻易不会为一个女生动心。

楚薇的漂亮里带着七分温柔，萧玉梅的漂亮里则带着七分冷艳。

不浪漫不洒脱的男人，不会把自己的心交给一个女人。

徐总，今天您若说不出这菜的来历，罚酒三杯。

这个“菜肚”和“酒肚”齐名，有“诗圣”之称。

第三章 (58)

剪裁十分合体的真丝连衣裙，使身体每一部分的曲线都尽显出来。

她则明显地感到他呼吸急促，说话语无伦次，紧挨着她的大腿热得要命。

他一定是情场老手，懂得怎样一点一点瓦解她的防线。

妹妹真长本事了，一条“五柳活鱼”，钓了大世界图书城几十万。

孤男寡女，擦点火星就着的地方，没什么自持力可信。

一个女人可以玉体横陈，但永远不会敞开心灵深处的隐秘。

萧维维终于明白了黄萍为什么总用一种朦胧的眼神注视着他，她一定常常沉浸在性爱的幻觉中。

别那么没见过世面，人家给口涮锅水喝，就以为是琼浆玉液。

叫小姐，似乎嫩了点，叫夫人，又过于庄重了。

杨亚屏进入临界状态，在他的生活体验中，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近到如此伸手可触的距离。

第四章 (85)

发书如打仗。

这本书，赢利一百二十万，最终还是应了“发发”。

在薛瑛印象里，这是组织最糟糕的一次聚会。

陈伯达，九大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仅在周恩来之后，和他辩论是最好玩的事，她不信。

他放下酒杯，像老鹰抓小鸡似地猛地抓住她的两只胳膊，一下子就把她悬空拎起来，粗暴地放在自己腿上。

萧维维哈哈大笑：坏种，我就知道你憋不出好屁。

他认识的漂亮姑娘不算少，但漂亮到萧玉梅这种程度的就不多了，在他印象里，只有薛月月的漂亮能和她相提并论。

最能体现女人品味的，不是衣着打扮，而是家居布置。

一个电话，搅乱了两人的情绪，尤其是杨亚屏，脸上的表情讪讪的。

吴一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粗暴，似乎是在尽情渲泄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懑。

萧维维现在就像西天路上取经的唐僧，是女妖精就惦记着取他的真阳，你手下留情，别把他吸干就是了。

第五章 (123)

西村寿行的东西，暴力加色情，甭管男人女人，肯定性心理变态。

萧维维当时就有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小姐，那是日文的！”。

薛月月叫道：你强人所难。

一连四五天，萧玉梅魂不守舍。

楚薇拉开精致的真皮手袋，拿出一张六十万面额的支票。

徐志伦如此坦率地要她去找萧维维，坦率到几乎有一种要她去出卖色相的味道。

他不光会泡妞儿，还有泡妞儿的学问。

萧维维在这种时候居然做起柳下惠。

三寸小白脸，样子货，也就是有点小聪明，成不了多大气候。

三天前你要知道有个叫山口宏一的，我从这楼上跳下去。

什么叫周旋周旋，你把话说明白了！楚薇和月月一个比一个漂亮，你要使美人计，别打我的主意。

第六章 (152)

这套书一旦被定为坏书，你和我哥谁也跑不了，应了那首歌唱的，苦水里泡大的俩苦瓜。

古今中外都一样，哪有两情相悦不上床的。

不是挣钱挣烦了，是给日本人打工打烦了。

吴一敏做梦也没想到，萧玉梅会突然出现在他座落在复外大街的“空寂书屋”。

二渠道里那些獐头鼠脑之徒，看一眼就够你后悔一辈子的。

她给吴一敏留下一段惆怅，几分遐思。

楚薇的卧室里，确实有一个男人——廖雄。

爱为何物，好像谁也说不清楚，男女之间的欢愉是用喜欢或不喜欢来衡量的。

六十万，随随便便拿去玩股票，万一有个闪失，她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第七章 (182)

一个女人，如此大胆讲述自己的经历，绝对堪称“红尘一梦”。

三易其稿，一个风韵万千的少妇跃然而出，画面上几缕清风，撩动轻纱罗幔，遮去了细微之处，遮不住风情万种。

男女间的沉默，往往是在孕育着某种冲破理智堤坝的洪流。

他感觉出她肌肤很凉，凉得就像她戴在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一样。

做了如此一点点风流韵事，怎么就这么失魂落魄的呢。

就你那段“声声慢”，落谁手里也够惆怅半个月的。

你是我的摇钱树？你是我的姑奶奶还差不多。

你做盗版轻车熟路，我敢把书稿都给你吗。

吴大哥，不瞒你说，《红尘一梦》这本书，还是我找枪手攒的呢。

两大心愿？坦白，那一大心愿是什么。

楚薇沉不住气了，电话里的口吻简直就是最后通牒。

新华书店的征订数，叫人掩面而泣。

你去暗恋那个香港来的富婆吧，你没出息，甘愿做一个卖身投靠的小白脸。

第八章 (213)

七粒琥珀磨制的扣子，锁得住春光，锁不住吴一敏的目光。

怀中软玉温香，书桌上放着至少可以赚五百万的书稿，情欲与利益的双重驱使，使吴一敏的理念一片混乱。

无袖长裙变成了一块柔软光滑的丝绸，薛月月美好的玉体，就横陈在这块丝绸上面。

龙虾改方便面，差距是不是大了点。

萧维维看她的眼神，挺无辜的。

薛月月凝视着他，嘴角向上一挑：那好，你娶了我吧。

就算你是个人物，写过《五大奇人》什么的，也不至于“偶像”得女孩子一见你就眼泪汪汪的吧。

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相对的付出与相对的回报，没有那么多无私可讲。

股市上，有一种最坏的人，被称作“做手”的。

商业活动中，一分的亲情往往要带来十分的失误。

最后那一刻，她并没有峻拒，如果她峻拒的话，表姐夫可能会“很受伤”。

如果灵与肉能够分开，她一定不会流着眼泪诅咒他。

赔罪就赔罪吧，怎么可以“赔”来一只钻戒呢，这不是得寸进尺吗。

第九章 (244)

看过薛月月翻译的《魔鬼门》，萧维维只有一个感受——好看。

十二分妩媚的薛月月，为什么要哭着喊着嫁给他，这不在情理之中。

老可以是经典，但肯定不具有时代特征。

萧玉梅真的不想让这一切发生得这样快，可是一种近似于晕眩的快感又让她无力抵御他舌尖的“蚕食”。

杨亚屏不是美术群体中的扮酷一族，身上绝无孤傲不羁的气质。

黄萍丰腴的肉体，让他有些迫不及待。

吴一敏这辈子，从没有感到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如果黄萍知道杨亚屏是在萧玉梅那溜没有得到满足才上她的床的话，她能把杨亚屏撕成碎片。

当今这个社会，个人行为如果不能转化为商业行为，就不能算作成功。

萧玉梅心里笼罩上不祥的阴影，他说的“面瓜”是谁。

瞧你这样子，怪让人心疼的。你去把二锅头斟上，小妹陪你喝两杯。

第十章 (272)

萧玉梅发誓要报复这个女人，叫她体无完肤地滚回到她那片“文

化沙漠”里去。

黄萍实在没有理由“编造”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除非她和吴一敏还有某种更深层次的交易。

女人与女人之间，天生不乏妒意。

萧玉梅充满柔情蜜意的看着杨亚屏——他说特煽情。

你这是劫持人质！看在你给我通了五部稿的份上，我就为虎作伥一次。

萧玉梅淑女一般的好举止与好心情维持的时间太短了。

这位几乎被她视为未来嫂子的女友，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

萧玉梅心乱如麻，她头顶上的天，踊下子就塌了半边。

生活中值得刻意抒情的时候极少，萧维维只是觉得很累才在长椅上小坐。

海外有个出版商，想做点公益事业，出几套格调高雅的丛书，您把征订发下去，我也好有谈判的筹码。

徐志伦像夜半受惊的寒鸦，从萧玉梅身边掠过。

第十一章 (302)

你以为我是什么大魔头，来一辆警车还不够吧。

扛一个月是人情，扛三个月是施舍，徐志伦凭什么施舍。

萧维维太黑了，比黑老鸹还黑！他根了薛月月三万块钱翻译费，一转手就要他六十万，二十倍的利，简直鲜血淋淋了。

一报还一报，我也为你干一次流氓夏人的勾当。

萧玉梅昨天还是他砧上的肉，今天客成为悬在他头上的剑。

人活得很累，就是总在理智行为与情绪行为之间徘徊。

他痛痛快快地付给萧维维六十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薛月月，他想以此解开与她的死结。

他像一棵树，根深叶茂的一棵树，任凭她推。

环境也不错，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推开窗户就有新鲜的蔬

菜水果吃。

你看了一夜书稿，也用不着这么沉重呀，莫非你还真弄了一块烫手的热山芋。

这事就像斗蛐蛐，掐一圈下来，谁敢说一定还是全须全眼的。

萧玉梅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她觉得吴一敏确实把她当做红颜知己。

第十二章 (332)

不仅仅是因为薛月月漂亮、性感，她的娇媚和柔弱更令他心醉，搂她在怀里，她那种羞涩的一任他所为的神情，让他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在燃烧。

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徐志伦希望大世界图书城参与进去，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回想起来，冥冥中的一切，似乎都有定数。

你要是飙车，差不多三个小时就回来了，我知道几个酒吧，凌晨两点还开着，你有没有心情。

杨亚屏，真有你的，从现在起，我和你一刀两断。

楚薇突然扑进他怀里，伏在他胸前啜泣。

徐总经理，我该告辞了，东西给您留下了。至于您怎么摆平萧玉梅，我想就不是我能参与的了。

萧玉梅在酒吧里一杯一杯喝酒的时候，徐志伦就兴奋得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颤抖，上苍垂怜，今晚注定给了他一个一亲芳泽的机会。不出所料，“书评”一出，这套书的来势更为凶猛。

徐志伦对她，也许是真心的，她这样做，出手是不是太重。

当年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听到这一段就流泪，湘江一战，红一方面军打得就剩骨头架子了，真是悲壮。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酒涌上来，天旋地转。

第一章

1

夕阳。

晚霞似火，天空出巧云。

窗外的景致很美。

几幢别墅掩映在树荫花影中，幽幽静静。

窗内的景致更美，浴室里“哗哗”的流水声，像奏着一支动人的“小夜曲”。

浴室的门，是一大块磨砂玻璃，影影绰绰能透出人影。

浴室里面哗哗冲凉的女人，名字叫黄萍。

浴室外面冷漠地抽着香烟的男人，名字叫吴一敏。

一个女人，如果三年不见，再见面的时候，失望肯定大于希望。

一个女人，如果 20 年不见，再见面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吴一敏和黄萍，已经整整 20 年没有见面。

20年前，黄萍嫁给香港一家报馆的一个老编辑。

老编辑大她二十五岁。

五年前，老编辑过世了。黄萍在一家报社作校对，生活平平淡淡毫无滋味。香港的天空下，很难有大陆女人的“机遇”。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陆文坛上掀起一股空前的纪实文学热，一时间各种秘闻、秘录铺天盖地般曝光而来，政坛上鲜为人知的轶事、重要人物的隐私、昨日战争的揭秘、明星生活的丑闻……等等，举凡一切能够勾起人们猎奇心理的东西，都在“纪实”的旗帜之下，一古脑儿地抛向市场。

大陆女人，尤其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陆女人，政治上一向敏感，黄萍也不例外，她抓住了这个在香港女人眼里也许永远不是“机遇”的机遇。

买了一批全部是大陆图书市场上的公开出版物，剪剪贴贴，黄萍攒出四本书。书名起得颇为讲究，依次为：《偶尔露峥嵘：红都女皇出笼始末》、《庐山风云：两代国防部长沉浮录》、《九·一三事件：大陆文革转折点》、《徐蚌会战：“总统”身边的“小鬼”》。

四本书里，“徐蚌会战”的书名令人质疑。

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叫法，共产党的叫法是“淮海战役”，三大战役血流成河，歼敌最多的一场大战。为什么要叫“徐蚌会战”？原来这四本书是要卖给台湾的一个出版商。

黄萍对于国共双方党史、军史一窍不通，这四本书，却使她成为深谙中共历史的“著名学者”！不管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玩笑，都不妨碍她把这四本书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用这笔钱，黄萍注册了一个出版社。

出版社取名“天成”，直白之极，黄萍自任社长兼总编辑，开始了她的“图书生涯”。

一年后，黄萍从罗湖口岸入境，参加广州图书订货会。

订货会第二天，在嘈杂的会场上，黄萍突然听到一段惊世骇俗的议论：

“在中国，最装孙子的是干什么的？最装孙子的是写书的！或曰作家。玩深沉，假清高，一副不屑的样子看别人点钞票，心里恨不得立马就去抢银行。不就是码字嘛，对付着写几句不痛不痒、唬唬别人、骗骗自己的话，弄点钱花就得了，偏不！还真以为句句是真理，下笔就有救国救民的良策，看什么都不顺眼，变着番的和政府、军队、警察，还有领导什么的作对，又成不了气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大人小孩都不待见。”

这话是谁说的？一个做书的，或曰书贩子，再好听点，叫书商。

更让黄萍惊骇的是，说话的声音她听着耳熟，异常耳熟。

这声音让她魂牵梦萦了20年！

没错，说话的人是吴一敏！

吴一敏居然也做图书，而且绝对是大腕，俨然有二渠道“领袖”风范。

这几年，做书的不得了，吴一敏有一句名言，在书贩子中间快传烂了，“世界上第一赚钱的是毒品，第二赚钱的是图书。”这话绝对挑不出毛病，不是早就有精神鸦片一说嘛！世界级的富豪中，也不乏出版商，且多是名列前茅的。

中国的大书贩子，眼下虽然还没有跻身世界级的富豪行列中，但也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星级酒店，和前几年蹶着屁股

在地摊上卖书的情景比起来，确有天壤之别。

不过变化最大的是，一向为写书者们看不起的书贩子，已经开始和写书者们直接对话了。不但直接对话，还要轰轰烈烈地去主宰写书者们的命运，要不，吴一敏也说不出这些“恶狠狠”的话来。

吴一敏的成功，极大地刺激着黄萍，一番筹措，她下决心回大陆谋求发展。

从香港飞抵北京，吴一敏在机场接她，把她带到他在郊外的别墅。

吴一敏已经掐灭了烟蒂，仰靠在沙发上，双手抱在脑后
.....

20年前，他和黄萍一起在荒芜的黄土高原插队。

1971年春节前，一起插队的同学们都回家过年去了，只有他和黄萍，孤零零地守着几孔窑洞。

大年三十晚上，吃罢夜饭，点一盏煤油灯，两人相对而坐。

村里很穷，全然没有过年的气氛，甚至连零星星的几点鞭炮声也没听到，天格外黑，也格外冷。

那年，黄萍18，他20，骨子里，似乎有一股燃烧着的火。

昏昏的煤油灯下，他的一只手触到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哆哆嗦嗦地好像在发抖，但没有躲避之意。

他的胆子大起来，一只手伸过去，抚弄她的头发。

她浑身都在发抖。

他却觉得浑身燥热，骨子里的那股火，似乎烧到了体外，烧得他坐立不安。他把热哄哄的嘴唇压到她脸上，喘着

粗气寻找她的双唇。

她的嘴唇潮湿、冰冷，下意识地躲闪着。

他死死地抱住她，在她脸上、眼睛上、嘴唇上和脖子上落下无数个雨点般的吻。

她浑身瘫软，无力抵挡。

他的舌头撬开她的双唇，在她口腔里游走，又抵住她的舌尖，用力吮吸，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呻吟。

他的手顺着她的脖子抚摸下去，模模索索地伸到她棉衣里面。

她穿得太多，棉衣、棉背心、绒衣、毛衣，几乎一切能够御寒的东西，她都穿在了身上。他手指颤巍巍地去解她衬衣扣子，她身体扭动着，做着无谓的挣扎。他粗糙的大手很快触到她细嫩的肌肤，在她胸前，他寻找到她那一对微微隆起的乳房，使劲地揉弄起来。

她身体蜷缩成一团，打摆子似地抖个不停。他扶她坐起来，一只手仍在她胸前抚弄着，一只手去脱她的衣服。她娇羞地闭着眼睛，头无力地垂在他肩上，一任他所为。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睡在一条炕上。后来分手时，虽然说了数不清的海誓山盟的话，可还是一别 20 年不通音信……

黄萍冲过凉，披着一件宽松的浴衣，从浴室里出来。

赞美上帝！

20 年过去，黄萍没有让他失望。

岁月沧桑，对黄萍却格外垂青，她那张姣好的面庞依旧十分娇嫩，只是当年苗条的身材变得丰腴起来，高耸的胸脯也分外撩人。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一个性感十足的中年美妇。

吴一敏的眼睛里，冒出火花，用力地抓住她肩膀。

她脸伏在他肩上，声音低低的：“使这么大劲干吗？”

吴一敏火爆地扯开她浴衣上的带子，浴衣从她身上滑落下去，丰腴的肉体赤裸裸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用手使劲地抚弄着她的乳房。在他记忆里，她的乳房很小，盈盈可握，每当他抚弄它们的时候，她就蜷伏在他怀里颤抖不已。现在她已全然没有了那种反应，她的乳房硕大丰满，却不像昔日弹性十足，在他的手掌下，他强烈地感觉到，当年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已经永远不存在了。

他不禁万分惆怅。

2

室雅无须大。

萧维维的一套两居室，房间不大，营造得却颇有情调。

围拢成半月形的沙发，腰果式茶几，基调暗蓝的素花壁纸，深红色落地窗帘，铝合金板吊的顶棚，嵌入射灯，射出几缕幽幽的、暗黄的光柱……

立体声广播系统播放着雀巢咖啡广告，一个极富魅力的男中音的声音：

驰名世界的雀巢咖啡，精选优良的咖啡豆烘焙而成，特别香浓美味……